



精武传人

明天出版社  
谢其规

# 精武传人

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少年武术队员训练、生活的长篇小说。在霍元甲创办的上海精武会旧址，活跃着一支少年武术队，这支武术队在霍东阁当年的弟子李教练的带领下，继承民族传统，发扬精武精神，为振兴中华刻苦训练。围绕训练，还写到了少男少女们纯真的友爱、丰富多彩的生活、与坏人的斗争等等，其中对于武术场面的描写尤为精彩。

作品取材现实，别出一格，情节曲折，读来感人。

## 精 武 传 人

谢 其 规

明 天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25印张 2插页 117千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845

书号 R10333-64 定价 1.20 元

“咣咣！咣咣！”——

四川北路小学下午最末一节课的下课钟敲响了。各个教室门口，随着一阵哄笑声，飞奔出来一群群戴着红领巾的孩子。大家来到四面种着梧桐树、樟树的宽阔操场上进行自由活动，有的打篮球，有的练单杠，有的互相追逐着嬉耍；女学生呢，踢毽子的踢毽子，跳橡皮筋的跳橡皮筋，可热闹呢！

操场的东边，学校新盖了一幢教室大楼，崭新的奶黄色粉墙，闪光的红瓦，在深秋柔和的阳光下看上去显得漂亮而干净。脚手架已拆了一半，大楼的四周堆积着的碎砖碎瓦和大小石块也还没清扫干净。按照学校的排定，今天该轮到四年级甲班来参加义务劳动。四十多名学生一放学就在班主任张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这里，铲土，拾砖，干得可起劲啦！

新大楼最里边靠近学校围墙的地方，堆着十几块大石头，这些不规则的石头，有的已深深陷进泥土中。

“张老师，那儿几块石头我搬不动！”一个男同学奔到离她四五米远的地方说。戴着茶色近视眼镜的女班主任张秋芬，正和女同学一起用铁锹铲着垃圾，听到呼唤抬起头望了望那堆大石头说：

“好，你一个人搬不动，你自己去叫一个同学帮你一起搬。”

那个男同学马上叫来了另一个同学。只见他俩各朝自己掌心吐了口唾沫，蹲下身子，将手朝一块石头的底部插了进去。“一、二、三！”他俩喊到“三”字，一齐用力，脸孔胀得通红，但那石头只是轻微地动了一下又实笃笃地赖在那儿不动了！

“不行！太重了！”两人都无可奈何地摇着头。

“让我来试试！”一个男生跑过来，把右臂朝空中有力地一挥，直着喉咙大声地说。

他叫陈刚。在班里个儿数他最高，身子最结实，不要说全班拗手劲没一个拗得过他的，就连五年级的许多同学也不是他的对手呢。他在班里被称作“大力士”，可这块石头，这么大，他可不一定搬得动吧？

“你一个人行？我们一起来吧！”那两个同学说。

“让我先试试看。”陈刚翘起略尖的下巴，桂圆似的大眼睛朝两个同学瞄了一下，“搬得起怎样？”

“好，你搬得起，等会请你吃蛋糕，搬不动，你翻一百只跟头！”两个同学知道陈刚有空就喜欢翻跟头。

“说好算数，不能赖！”陈刚和两个同学钩了钩食指。

这时，旁边的同学都围了过来。

陈刚圆圆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，向围拢来的同学扫视了一圈，又调皮地眨了眨右眼，象在说：看着吧，看我把它搬起来！他把两只手的十指叉开紧紧捏拢，象个举重运动员为了创造新纪录在做着准备动作似的。突然，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鼓起小腮帮，然后慢慢地蹲成小马步，先把陷入泥中的石块摇摇松，然后托着两头，随着一声“嗨”，石头就稳稳地被他托起来了，转过身又轻轻地把它放进了箩筐。

“好！好！”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

“快去买蛋糕！”大家高声地喊那两个输了的同学。

“唱个歌算了吧。”先前那个同学笑着讨饶了，“蛋糕就别买了。”

“行，你们两个合唱个歌。”大家起哄。

“劳动完就唱。”两个同学说。

“现在唱，现在就唱！”班里同学不放过他俩。

那两个同学笑着清了清嗓子，合唱了一支《少先队员种树歌》。

唱好了歌，陈刚也翘起大拇指大方地说：“唱得好！现在大家看我翻跟斗！”

“陈刚翻跟斗喽！快！大家快散开！”不知是谁这么一说，大家马上飞快地让出了一大块地方。

陈刚把天蓝色的滑雪衫脱下往箩筐边沿一放，就翻起“侧手翻”来。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……”同学们兴致勃勃地为他计着数。有的同学见他翻得有劲，也撅着屁股屈着腿地跟在后面翻着玩。和陈刚翻的一比，更显出陈刚翻得轻松灵活，姿势优美。

陈刚足足翻完了一百个才站定，喘着大气，抹着额上的汗。大家涌到他面前夸他力道足。这时，旁边有个人鼻子一哼说：“这个有啥稀奇，有啥用场？有种跟我摔上一跤！”陈刚朝那个人一望，原来是五年级的“摔跤名将”张德海。别看他个儿瘦小，比陈刚矮了半个头，但肌肉结实筋骨好，一双小而圆的眼睛滴溜溜转，显得机智、灵活。他的爸爸是市工人摔跤队队员，张德海从幼儿园开始就跟爸爸学摔跤。别说五年级以下的同学摔不过他，就是六年级的同学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平时，他在学校里走起路来昂头挺胸，好象他不是比别人矮一个头，而是相反。

陈刚一听说要和他摔跤，话里又带着讽刺味道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可是他没睬，自己刚刚翻过跟斗，力气用完了，加上人家又懂摔跤，摔输了当众出洋相，何必呢。

“我说他不行吧？他缩回去了！”张德海和别人说完哈哈笑了起来。

陈刚脸一热，自尊心受到了突然的刺痛，头微微地低了下去。

有几个同学在边上起哄：“陈刚，你怎么不和他摔？还是我们班里的大力士呢！孬种！”“摔！陈刚，争一口气！”

陈刚被大伙说的心里痒痒的。他伸伸胳膊踢踢腿，朝张德海斜瞄了一眼，见张德海正朝着他笑，便冒火了：

“摔就摔，知道你是学校的摔跤能手，别神气活现的！”陈刚边说着边向张德海走了过去。

张德海原来想寻开心的，没想到陈刚真的敢和自己摔。赢陈刚，他是有把握的——陈刚根本不懂得摔跤技巧，脚一钩，手一拉，不摔他个四脚朝天才怪。可这值得吗？人家年纪比自己小，班级比自己低，赢了他也不稀奇，自己的衣裳却要弄脏了。就说：“我看算了吧！反正你肯定输的嘛！”



谁知这一说，陈刚更不肯罢休了：“输就输吧，反正要比一比！”

张德海见陈刚口气蛮硬，不摔没面子，就把外面的咖啡色的灯芯绒茄克衫拉链拉开，边脱衣边说：“谁当裁判？”

“我来！”班长程晓虎站了出来，伸出三个手指举了起来，“友谊赛，三战两胜！”

旁边看的同学越围越多，一些背着书包原准备离校的同学也被吸引了过来。

“预备！”程晓虎发出了准备口令。陈刚两膝微蹲，两臂微张，做好扑搏的姿势。张德海却直直地立着，脸上露出安如泰山的微笑。

“开始！”程晓虎话音刚落，急于取胜的陈刚象猛虎扑向张德海，抓住张德海的两肩。正要把右脚伸进张德海的右后侧摆一个钩子，只见张德海不慌不忙地把右脚轻轻提起，右手向陈刚的左膈肢窝里一托，再一拉，借陈刚的冲力把陈刚摔了个“狗啃屎”。

“好！动作清爽漂亮！”

“不愧是学过摔跤的！”

大伙有的蹦起来拍手，有的翘起大拇指称赞。

陈刚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拍拍膝上的灰泥，脸上上一副似笑非笑的尴尬样子。

“我说你不行吧？”张德海胸一挺神气地说。许多同学发出嘻笑声。

“再来！还有两盘呢！”陈刚对裁判程晓虎说。

“预备——开始！”晓虎又发出了命令。

这回陈刚学乖了，他接受了第一盘只顾抢先猛冲猛打的教训，虽然作好了搏击的准备，却没有马上先动手，只是圆睁着两眼盯着张德海，看张德海如何动作。张德海呢，胜了第一盘，高兴得不得了；哼！陈刚呀陈刚，这下子你这个“大力士”的洋相可出足了！第二盘该一上去就把他摔倒，这样才更威风呢！于是，他一听到命令，马上就张开两臂向陈刚扑去。陈刚见张德海来势较猛，突然上身稍稍向后一仰，一个闪避转到了张德海的侧后，借张德海力气用得猛身子前倾的一刹那，在背后用力一推，竟也把张德海推了个“狗啃屎”跌在地上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我是被摔倒了吗？”张德海趴在地上抬着头东张西望，有点不相信。同学们也被惊呆了，起先没一点声音，直到细细再看了一遍，张德海还没爬起来，才爆发出一片欢呼声：“陈刚赢回一盘了！”“陈刚有种！”“不愧是班里的大力士！”

可陈刚神情反而严肃了起来，他想：太偶然了！下面还有一盘呢，还要决赛呢，有啥好高兴的！他的

脸上没有笑容。

第三盘决赛开始了。张德海和陈刚都使足了劲，用尽了法，有时两人紧紧抱作一团，有时两人腿与腿紧紧扭在一起。

“加油！加油！”旁边观战的同学给双方打气。

当陈刚抱住张德海的腰向上拎起来，想把张德海两脚架空摔倒时，张德海的两只脚象青藤缠住树干似地紧钩住陈刚的腿，使陈刚使不上劲。突然，张德海两手扳住陈刚双肩猛地向右一扭，两人立即同时侧身倒下。

“不算！一齐倒下不算！”裁判摇着两手。

“重来！重来！”大家吆喝着，兴趣更高了。

这时，张老师慢慢走了过来说：“好啦！天不早啦！别皮啦！把空筐、铁锹放回仓库回家吧！”程晓虎按张老师的吩咐带领大伙收拾工具。

“陈刚，你过来一下！”张老师向陈刚招了招手。

“张德海，你也过来一下！”体育老师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，站在张老师身边喊张德海。张老师身边还站着一个陌生人，戴着铁灰全毛鸭舌帽，帽沿两边的鬓发洁白如霜。人虽不高，也较瘦，但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却十分有神，他在朝着陈刚微笑呢！

陈刚和张德海跟张老师他们走到篮球场，在场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后。张老师向陈刚、张德海介绍那个戴鸭舌帽的人：“这是区武术队的教练李心刚。”

“好啊，你们的劲儿不小，也机智灵活。刚才我和你们的老师看你们翻跟斗、摔跤都老半天啦！”李教练拉着陈刚的手。

陈刚和张德海互相对望了一下，面红着笑了一笑，象在说：当时根本没留意区武术队教练在旁边瞧着哩！

李教练又慈祥地微笑着说了下去：“你俩的好胜心就象我小时那样，有培养前途。我这些天有空就到各个小学选武术队员的苗子。你们喜欢打拳吗？”

“喜欢！我看了电影《少林寺》后一直想学打拳，练出一身硬功夫！”陈刚大声地回答。

“我也喜欢！我爸爸是市工人摔跤队的，我跟他学过摔跤。武术我也想学。”张德海也高兴地说。

“不过，练武术是很苦很累的，你们吃得消么？”李教练试探地问。

“吃得消，打拳很好玩，一点不苦。”陈刚天真地说，唯恐李教练不让他学武术。

“你爸爸、妈妈会同意吗？”李教练问，“你爸爸、妈妈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他们肯定会同意的，”陈刚站起来说，“爸爸、妈妈常说，正当的活动支持我参加。我爸爸是个画家，妈妈是中学音乐教师。我爸爸每天早晨都要跑步锻炼身体的。他常叫我参加体育锻炼。”

“好，你们回去跟家长讲一声，”李教练望了一眼张老师和体育老师，象在征求他俩的意见：“今天星期六，下个星期二下午来报到吧。”

## 二

四川北路1701弄是一条只够一辆小汽车进出的狭窄小巷。巷口上端朝大街横挂着一块通拦大招牌，白底黑字写着：上海精武体育会。走进巷内，经过五、六家老式石库门民房，便是民族英雄、武林高手霍元甲于清末民初创办的精武体育会会址。赭褐色的大门矮而阔，类似电影院的“太平门”，简单而朴素。大门两旁竖着两根一人一抱粗的赭褐色的圆柱，托着一块长方形的花岗岩门楣，使体育会显得稳实而庄重。

现在，虹口区武术队就设在精武体育会内。

“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四！”

“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四！”

象往常那样，下午三点半一到，“精武体育会”的练武厅里，虹口区武术队的二十名小队员，便在教练李心刚的指导下习武。队员们十个人一排分成两排，前面一排是女队员，后面一排是男队员，都是四、五年级的学生，个儿都差不多高，一律穿着天蓝色运动服，显得格外有精神。

李教练站在队员前面的正中，穿着绛紫色茄克衫式的运动衣和深蓝色的运动裤，边喊着口令，边用炯炯目光扫视着正按照他的口令练着基本功的小队员。基本功要练的东西很多，踢高腿呀，跳跃击响呀，下腰呀。李教练说：万丈高楼平地起，高低就看基本功。要练四个月基本功才能学拳、学器械；还说，这还算快的呢，以往他学武术那阵子，基本功要学一年，师父才教你学拳、学刀枪呢！

今天，练的基本功叫步型。弓步、仆步练了一个钟头已练完了，接下来是练马步冲拳。队员们叉开两腿，成骑马姿势蹲着，两拳抱在腰部轮流朝胸口前面空打出去。

“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四！”

陈刚虽说是“大力士”，可碰到练这个基本功最怕了，蹲不上两分钟，两条大腿又酸又胀，额上汗珠

直冒，他心里直嘀咕：啊呀，该休息休息啦，李教练，我吃不消啦！可嘴里没说。他知道李教练的脾气，不到规定的五分钟是不会让大家休息休息喘口气的，所以只好坚持着，只是站得比原来要高了一些。

站在陈刚右边的张德海，趁李教练不注意，用左手敲了一下陈刚的右肩，陈刚转过头来一望：嘿，这个家伙可真精！教练眼睛看别的队员时，他就把膝盖稍稍直起，放松腿上的肌肉，当教练眼光扫到他这儿时，他马上把马步摆得低低的，冲拳也很有劲。他向陈刚眨着一只眼睛做着鬼脸，不停地点着头，象是在告诉陈刚：你这个笨家伙，不会象我，瞧，我一点儿也不累！陈刚伸了一下舌头笑了：嗯，这个办法好，我也这样轻松轻松。他也学着张德海的样，把膝盖直了起来，可刚站起来了一些，马上又蹲了下去。他觉得这样背着教练偷懒是不光彩的，教练早就说练武是够苦够累的，自己也表过决心，说不怕苦不怕累的嘛，这不是吹牛了？他不再理睬张德海做的怪样，认真地把马步摆了下去。

突然，“古隆咚”一声，站在陈刚左边的忻文文仰天摔倒在地上，把陈刚吓了一跳。队员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眼睛一下都转向发出声音的地方，都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。张德海笑得最响，腰也笑得弯

了下去。李教练以为忻文文身体不舒服，当陈刚上去把忻文文扶起时，李教练走到忻文文身前抚摸着他的头发问：“怎么啦，哪儿不舒服？”忻文文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啥，刚才只觉得两脚一发软，就跌倒了。”他的阔板门牙因为换牙落了一只，所以说话时有些漏风。

李教练安慰了一下忻文文：“呵，这不要紧，这在刚开始练功时是常有的事，头晕啦，心跳加快啦，浑身酸痛啦，手脚发软啦，练的时间长了，身体素质增强了，就不会这样了。”陈刚站在边上趁机和李教练说：“教练，净练这个没劲，教我们一套拳吧！”李教练严肃地说：“到时候会教你们拳的，可现在还不行！”接着李教练回到队列的正前方，面对全体队员表扬了忻文文这种不怕苦、肯坚持的精神，还表扬了其他几个队员，陈刚也在里面。末了，李教练说：“精武体育会是民族英雄、著名武术家霍元甲创办的。霍元甲热爱祖国，当外国拳师奥皮音摆擂台侮辱中国同胞是‘东亚病夫’时，他就勇敢地站出来打擂台，把这些外国拳师打败，为中华民族争了气。我们要学习霍元甲不畏强暴，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。霍元甲为了让中华武术发扬光大。在精武体育会收徒弟教了两年拳。他死后，他的儿子霍东阁来这里继承



父亲遗志，继续教拳。我当年就是霍东阁在精武体育会最后收的一个徒弟。他常教导我：苦练、善练出功夫。我们大家都要记住他的话。”李教练把目光慢慢地扫到张德海身上，“可是有的人却在偷懒，耍小聪明，还以为我不知道，这样怎能练得好功夫，希望他今后改正。”

陈刚知道这是在说谁。他朝张德海斜看了一眼，他倒好，不在乎，还装模作样地东张西望哩。陈刚干咳了一声。张德海听见转过头看了陈刚一眼，陈刚马上用手指指他，心想：哼！看你今后还要小聪明吧，亏得我没听你那一套！

张德海把嘴向陈刚一努，他才不买陈刚的账呢！

李教练说完，把陈刚和张德海二人叫了出来。陈刚站在队列前搔着头皮，张德海伸了伸舌头，都不知道他们在队列前做什么。陈刚在猜测：莫不是什么地方犯了纪律要吃批评？只见李教练走到他俩面前，叫他们俩面对大家蹲好马步，然后叫队长黄志明也站出来。李教练对大家说：“现在陈刚，张德海站好了马步，由黄志明从后面推他们，看看推的情况怎样。”接着对陈刚，张德海说：“你们两人用脚底心牢牢扣紧地面，腰放松，腿用力，尽量不要让黄志明推倒。”

黄志明站在陈刚、张德海身后，觉得新鲜而紧